

浪漫經典系列

雙姝情結

蕾維爾·史賓瑟◎原著

馬伊萍◎譯



文藝出版社

Forgiving
by LaVyrle Spencer

浪漫經典系列

雙 姝 情 結

蕾維爾·史賓瑟 原著

馬伊萍 譯

花山文藝出版社

一九九三年·石家莊

(冀) 新登字 003 号

浪漫经典系列

双姝情结

Forgiving

原 著：蕾维尔·史宾瑟

Lavryle Spencer

译 者：马伊萍

责任编辑：翟建文

美术编辑：宋丕胜

出版发行：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：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石家庄北方印刷厂

地 址：石家庄市石岗大街柏林路 7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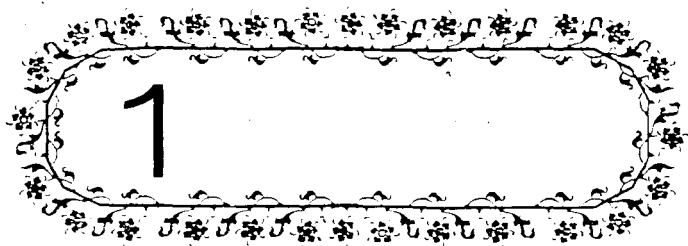
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转授版权

版权代理：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

850×1168 毫米 1/32 11.75 印张 264 千字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

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：1—10,000 定价：9.50 元

ISBN7—80505—930—6/I·870



一八七六年九月 达科塔

夏阳驿车慢了六个小时，梅莎娜预定在午后到达“死木镇”的行程因而延误到深夜十点。马车辘辘驶开，留下她站在泥泞黑暗的街道，面对一间粗糙的酒馆。不，是好几间酒馆。事实上整条街都是！混合着叫嚎唱喝、哄笑及五弦琴的噪音价天响地传来。而那种味道——老天爷！这里的人都不收拾牲畜的粪便吗？酒馆前的栏杆拴着成排的驴马，附近，一头畜生竟然打着呼。

莎娜退后一步，打量头上的招牌：狂喜酒店。她瞧那地方一眼——四方形建筑，做工潦草，没有上漆，夹在两栋类似的建筑当中。狂喜酒店的门是关着的，但是透过它的窗户，朦胧的煤油灯光照出一道木质台阶，自酒馆大门直通泥地，连条路旁人行道都没有。

莎娜看看脚旁的行李箱及帽盒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她还没能做决定，三声枪响爆了开来，一头驴嘶叫，狂喜的门飞开，一群牛仔自里面冲了出来，涌到大街上。莎娜抓起帽盒仓皇躲进酒馆的暗影下。“干掉这个讨债鬼，酒仙！”有人大吼。“把他的脸打烂！”

拳头碰地击中下颚。

一个男人踉跄向后，被莎娜的行李绊倒，随即跳起来冲向他的对手，围观的群从跟着团团转，一面挥舞着他们的拳头及啤酒杯大声吼叫。一个人撞进驴肚，驴儿嘶叫一声往旁边跳开。

“干掉那个狗娘养的！”

“对，干掉他！”

两名围观者攀上莎娜的大皮箱看个清楚。

“不行！下来！”她大叫。

她挪动身体，一位醉汉看到了她。

“圣母玛莉亚，是个女人！各位兄弟，是个女人呀！”

一街的纷乱扰嚷全静了下来，仿佛火警铃响了。

“女人……”

“女人……”两个字在男人间口耳相传。像雾一样，他们慢慢包围上来。

她背靠着酒馆而立，脖子上汗毛直竖，两只手抓紧帽盒上的缎带，同时，那些男人痴呆地愣视她的裙子、帽子及脸，仿佛他们从没见过一位女性。

她鼓起勇气打招呼：“各位晚安。”

他们仍然一声不吭地愣视。

“哪个人能告诉我贺太太的家怎么走？”

“贺太太？”一个沙哑的声音回应。“有谁听过姓贺的女

人？”群众发出咕哝声，纷纷摇头。“看来是没有，女士。她丈夫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妹妹名叫梅黛妮，她替他们工作。”

“这里没有姓梅的，也没有姓贺的。整个峡谷不会超过二十五个女人，而每一位我们都认识，是不是啊，兄弟？”

喃喃声此起彼落，终至消失。

“你妹妹做什么？”

“帮佣，而她说得很清楚她的女主人姓贺。”

“女主人？”那人的声音透出更深的兴趣，他展开手臂屏退那群人。“兄弟，别挤倒小淑女了，让她走到光亮处我们看清楚一点。小姐，我叫短腿瑞斯，我会尽力帮助你找到你妹妹。”他摘下帽子，扶着她的手肘来到木阶底。借着自门口射出的灯光，她注意到他已入中年，衣服脏污，疤痕满面而且少了颗牙齿。

“请让我过去，那两个皮箱是我的。我有张我妹妹的相片，或许你们有人认得她。”

他们退开让莎娜解开皮箱，取出一张她和黛妮五年前的合照。她将照片交给短腿瑞斯。“她现在二十一岁，金发、绿眼。”

他将照片迎向光，歪着头端详。“噢，这是夏娃嘛，”他宣布。“玫瑰小姐的一个楼上女孩，但她不是金发。她的头发黑得像十四号矿坑底。”

“夏娃？”

“没错。兄弟，这不是夏娃吗？”相片传了出去。

“正是夏娃。”

“对，就是她。”

“是夏娃。”相片回到莎娜手中。“你可以在玫瑰那儿找到

她，大街往北左手边。小姐，敢问你是否也想做楼上女孩？”

“不，先生。我计划办一份报纸。”

“报纸！”

“正是，一等我的印刷机到达就开始，或许它已经运到了。”

“但你是个女人。”

“没错，瑞斯先生，我是女人。”莎娜放回相片，重新系好皮箱。“谢谢你的帮助。现在若是你能告诉我旅馆是朝哪个方向，我会非常感激。”

“帮她抬箱子，兄弟！”瑞斯大声唱喝。“我们送她去格兰旅馆！”

“不用，拜托……我……”

“小姐，这是我们的荣幸。我们难得有机会看到淑女。像我说过的，死木镇的女人不超过两打。”

虽然她有点不喜欢在狂喜酒店的顾客陪伴下进入死木镇，但她也不知道单凭自己如何将两个大皮箱送进旅馆。她同时想到，身为办报的女人，她应该避免在到达镇上的第一个晚上即和镇民疏远。这是个黄金镇。黄金代表财富，而财大气就粗。这些人当中可能有她想向之购买土地的地主，或是她想承租的建筑物屋主，甚至是什么镇代表之类的。

“谢谢你，瑞斯先生，谢谢你的帮忙。”她发现自己被这群人簇拥着向前，她的两口皮箱被他们扛在肩上。

“你真幸运，”瑞斯说，登上一座饰有牌楼的建筑物。“格兰旅馆上星期才开幕。”他们将她带进去，通过一座光秃秃的大厅，直接走向柜台。他们在她的四周形成一个圆圈，眉开眼笑地介绍她认识夜班的职班人员。“山姆，给你送了位客人来。这位是梅小姐，刚搭夏阳驿车到的。”

“梅——梅小姐。”他满脸通红，伸出来的手湿答答的像是煮过的白菜。他圆脸短下巴，头发中分，态度优柔。“很高兴认——认识你。”

“他叫皮山姆。”短腿瑞斯替那位年轻职员补充。他为她出现尴尬得忘了说明自己的名字。

“你好，皮先生。”他满脸通红地一时忘了收手。莎娜直觉地抽回自己的手，不大习惯自己造成如此的骚动。

“她要在这里开办一份报纸。”

“报纸——乖乖。那我们可要好好照顾她喽？”皮山姆挤出紧张的笑容。他把笔蘸上墨水递给她，接着将旅客登记簿转到她那边。莎娜一面签字，感觉整座大厅的人都在看她。

签完字后她朝皮山姆微微一笑，将笔还给他。

“欢迎光临格兰旅馆，”他说。“一晚一元五角。”

“先付？”

“是的，付金沙也可以。”他摸摸手肘旁的天秤。

她像根旗杆似地站得笔直，两眼直视办事员。“皮先生，我才在驿马车上过了五天六夜。在路上抢劫猖狂的情况下，你认为我会傻到随身携带那么多金子？”

皮山姆的面孔转白，他无助地看看众人。“抱歉，梅小姐，我只是值夜班的柜台职员。旅馆不是我的。但是政策上我们只收现金客人，而金沙在这里是合法货币。”

“好吧。”她将帽盒放在柜台上，开始解开它的缎带。“我的钱都是威法汇票。如果你能替我兑换成金沙，我会乐于先付。”她从一个黑棉袋中掏出一张百元券递给皮山姆。

他再次看向众人，脸色绛红。“我没有那么多金沙，明天早上你可以在银行兑换。”

“那么目前呢？”她意志坚决地看着他。

一位围观者说：“皮山姆，你打算让一位淑女睡到街上？”

“温先生指——指示过。”旅馆职员益发狼狈。“她，可以——睡睡在——大厅，这是我——最最大——的权限。”

“大厅！”一只皮袋落在柜台上。“自己拿。”又一个皮袋——“或是这袋里面的也可以。”——又来了一袋，又一袋——直到柜台上堆了将近十几个的皮袋。

莎娜转向那群人。“谢谢你们大家，”她真诚地说。“但是我不能接受你们的黄金。”

“为什么不能？矿里还多得是，兄弟们，对不对呀？”

“正是！”

“赞美主！”他们齐声欢呼，其中几位更高地举啤酒杯大喊万岁。

皮山姆挑出一个皮袋，仔细量出黄金——根据二十元一盎斯的行情，价值一元五角的黄金实在看不出竟会造成如此大的骚动。当每个皮袋物归原主后，众人才弄清楚那一点黄金是由一个体型高瘦、黑发渐稀、眼神模糊的男人的袋中掏出来的。

“谢谢你，呃，贵姓？”

那人继续露出醉醺醺的微笑，身体不停地晃动。

“白迪刚，”瑞斯告诉她。“他叫白迪刚。”

“谢谢你，白先生。”

白迪刚倾身弯向莎娜，斜的眼睛根本没看到任何东西。

“明天我一去过银行后就会还你。”

他行了个乱七八糟的举手礼，一个男人将他的皮袋塞进他的口袋。“这是我替一位漂亮小姐最起码能做的事。”

“白迪刚今晚发了不少小费，”他的一位同伴解释。“不论你还不还，他都不会知道其中的差别。”

若不是皮山姆抗议，他们就要将她的皮箱扛上楼。“你们会吵醒所有的客人！各位，请——请回到酒店去。”

在一阵掀帽为礼及向“漂亮的小姐”道别声中，那群兄弟上路了。莎娜有自知之明，她并不漂亮。她光着脚就有一七八公分高，头发平直，鼻子稍嫌过长，嘴唇太薄。她的蓝眸尚具吸引力，眼神生动，睫毛浓密，但是神智正常的人都不会误认她漂亮。她只是个长脸女人，这一辈子吸引的男人还没有刚才十五分钟多。

“我给你一个三楼的房间。那里最暖和。”皮山姆逢迎地说，提起她的一个皮箱。他带领她穿过一栋除了大还是大的建筑，宽广的大厅处处露出粗陋本色。光秃秃的墙，没有窗帘的窗户，唯一的色彩来自那只塘瓷痰盂及柜台后面的风景画月历。未上漆的松木地板仍散发着新锯的木香。

坐落在柜台后面的楼梯通往一道幽暗而狭窄的走道。走道一半处的墙上挂着一盏油灯，下面则置着一个有盖废水瓮。他带领她来到左边第三间，推门而入。

“水放在外面的水缸，只有早上才有。废水可以倒在走道的瓮里。火柴在你左手的墙上。我现在去拿你那另一只皮箱。”

他走后，她找到火柴罐，继而点燃床边的油灯。借着橘色的灯光，她打量房内。老天爷，我这是闯进了什么地方？四壁粗糙一如大厅，光秃秃的木板上圈圈木节像眼睛般瞪着她。头上，屋顶的梁柱根根可见。床是棕色铁管形式，一旁平凡的小桌放着屋内唯一的油灯——没有花边地毯或任何赏心悦目的东西。床上甚至没有床罩，只有一条绿色毛毯及一个枕头——幸好它还有枕头套。她掀开毛毯，发现下面是薄棉床单及一张用稻草及棉花塞成的真正床垫，不禁吐出一口长气。屋内一角有座洗脸台，上面摆着水壶及面盆。她打开下面的

柜子，瞧见里面有个有盖便盆。

她才关上柜子，皮山姆提着她第二个皮箱回来了。“我从中午就没吃东西，”莎娜告诉他。“这里可有什么吃的？”

“我们的餐厅已经打烊，抱歉。但是早上会供应早餐。”

“噢。”她颇觉失望。

他退向门。“死木镇女人不多，你最好把——把门关上。”他指指靠在一角的四英寸粗木棍。“晚安。”

“谢谢你，皮先生。晚安。”

他关上门后，她打量门旁的木闩。木棍很重，她吃力地抬起来闩好，继而转身面对这房间。她坐上床沿，试探性地跳两下，接着向后一倒，闭上她的眼睛。莎娜来此的五天路上，只有两个晚上是在床上度过。另外两晚她是裹着毛毯睡在驿站的地板上，另一晚则干脆蜷曲在驿车上度过。她的最后一餐饱饭是昨天中午在希尔市吃的。今天的车资提供的早餐是熏肉及冷咖啡，中午则是饼干配溪水。九天前她在圣路易洗过最后一次澡，而现在她的味道闻起来像是老马蹄。

压下一声呻吟，她强迫疲倦的身体站起来。水壶和面盆是空的。走道中的水缸也是，只有早上才有水，她想起皮山姆的话，回到房间尽可能地拍掉衣服上的灰尘，梳平两鬓的头发，并且用干毛巾擦把脸。她重新戴上帽子，拿起她的棉布袋，离开了房间。

经过大厅时她吓了皮山姆一跳。他忠告道：“女士，天黑后你不应该一个人上街。”

“皮先生，我从圣路易就是一个人过来的。我很能照顾自己。还有，我妹妹在这镇上，而我已经有五年没见到她了。就算我必须把她吵醒我也要见她。”

旅馆外，传来的喧闹仍然震天价响。木板人行步道时有

时无，但凭路旁屋主的心意。大步跨在大街中央，她暗中记下要写一篇统一人行步道高度及宽度的社论，还有街灯。死木镇需要街灯及一名公职点灯员。啊，她的工作已经成形。

虽然人声嘈杂，没有街灯的镇上只靠些从酒店中透出的灯光照射，显得有些冷清怪异。她抬起头，天上只有几颗稀星。峡谷的一侧像寡妇的窗帘，将死木镇与外界隔离。在黑暗中，她勉强看出陡峭斜坡上的松林暗影。几株白松甚至蔓延到街道边缘。九月的寒风穿过松林，吹动她的裙裾，搅出牲口粪便的腥臭。莎娜掩鼻匆匆而过，又在脑中构思另一篇社论。

她经过五金店、杂货店，理发院、烟草店，无数的酒店及非常意外地，一家名叫兰榭的剧院。莎娜微微一笑，详读告示板上的广告。终于见到一丝文化气息。令她惊异的是，在下一段路的对街，她又经过一座剧院，佳联剧院！她的精神自她到达死木镇后第一次振奋。但是教堂在哪里？学校呢？这么大的镇一定有些儿童吧！她立意一有机会就查明。

大街尽头处木屋渐稀，三条街道在此汇集成一条进入峡谷，点点火光在远处闪烁。油灯照明的帐篷透出淡褐色光圈，像串断了线的念珠散落在峡谷。三条街交会处，行人如织。男人……全都是男人。他们在她通过时停下脚步瞪着她看。嘈杂喧闹的男人在左边最后一排建筑进出，时开时关的门宣泄出琴声笑语。

六栋建筑看起来都很像——狭窄而粗陋，窗户上挂着厚重的窗帘。她在标明“玫瑰”的那一栋前停步，心想，一定是弄错了，同时看看相连几栋的名字——绿门、黄金、大地，温柔乡及安琪。看起来像是酒馆。

但是，她认为最安全的方式是去敲玫瑰之家的门。她敲

了，继而抓紧她的钱包等候。以里面的声响判断，没人回应似乎并不奇怪。一条小溪在她身后什么地方潺潺而过。一个男人自隔壁门出来，往暗暗的帐篷区消失。

她再用力敲门。

“没有人会敲玫瑰的门，”一个低沉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。“直接进去就行。”

她吓了一跳，猛地旋身，一手按在心坎上。“老天爷，你吓死我了！”

“我不是有意的。”一个高大的男人紧立在她身后，黑暗的背景藏住了他有脸。

“请问……死木镇是否只有这一家叫玫瑰？”

“只此一家别无分号，你是新来的？”他的声音含笑。

“我在找我妹妹，黛妮。听说她在贺玫瑰家做楼上女仆，但是似乎她现在改了名字叫夏娃。”

“我认识夏娃。事实上，我和她很熟。原来你是她姊姊。”

“是，我叫梅莎娜，才从圣路易来。”她伸出手。他用力握住，她则抬起头，试图看清他的脸。

“康诺亚。”

“康先生。”她礼貌地致意，想要收回她的手，却被他捏着没放。

“梅小姐，真是意外的惊喜。容许我带你进去见玫瑰，她知道令妹在哪里。”他推开门将她转进去，门在他们身后关上后随即放下手。

“欢迎到玫瑰来，梅小姐。”他在她身旁说。

她站在原地，仿佛掉进了梦魇——昏黄的灯光，豪华的家具，一只鸚鵡在栖木上左右跳动，嘴里嚷着：“一分钟一元！一分钟一元！”厚重的帘幔，陈腐的威士忌，雪茄烟的冲鼻味，

许多半醉的男人及一身翠绿打扮、头发上插支羽毛的胖女人。她有一对婴儿光屁股般的豪乳，嘴里咬着一根雪茄，一只手绕着一位肥胖男人的肩膀。

莎娜转向康诺亚。“一定是弄错了，这里不是私人住宅。”
“的确不是。”

她这才看到他的脸。他蓄着浓密的短髭，圆圆的鼻头上有道模糊的凹痕，带笑的灰眸看到莎娜因而一亮。“来吧，我介绍你和玫瑰认识。”

他的手抵住她的背脊，她倏地止步。“不！我告诉过你，我妹妹是楼上女仆而她的女主人是贺玫瑰太太。还有，请你不要碰我的肩！”

他遵命地站开，体谅地端详她，咧开的笑容仍挂在脸上。
“最后一分钟紧张起来？”

“这地方好恐怖，看起来像家妓院。”

他懒洋洋地看看一身翠绿的那个女人，继而看向莎娜。
“你听我说，”他的目光缓缓移下她的身体再挪上来。“我是相当传统的人——玫瑰可以替我做证。我喜欢干脆、不动粗，事前不超过两三杯。我付的价钱好，纯金，我没生病也不带菌。还有，我已经洗过澡。你可以告诉玫瑰，你的第一个客人已经在排队了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！”莎娜的血液全冲上双颊，她发挥超级耐力才没掴他一耳光。

“我懂，”他用亲密的语调说，挽起她的手臂仿佛要领她往玫瑰那儿去。“人生地不熟，你一定会紧张的——但也没必要编造出黛妮妹妹的故事啊！”

“黛妮确实是我妹妹！”她挣脱手臂，愤怒地转身面对他。
“还有，我说过别再碰我！”

他举起双手做投降状。“好，好，我很抱歉。”他的声音转为恼怒。“你们女人都怪得很，就没见过不怪的。”

“我不是那种女人！”她压着嗓子说。

几个男人已经站起来。“嘿，诺亚，你那里是什么宝贝？”

“家依，她有双长腿。我喜欢长腿妹。”

“这里也该进点新鲜的货色了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其中一个蓄着山羊胡的男人伸出手仿佛要碰她。莎娜跳开了来，撞到后面的康诺亚，他抓住她的手臂将她稳住。她歪向一边躲避他的手，极力压抑握起拳头的冲动。那些男人又往前一些，大部分是醉眼熏熏、双颊绯红，头发没剪、指甲没修，颈子没洗的老不修，但有几个仍相当年轻，并且像她一样胀红了脸。

玫瑰听到突然的骚动，扬起脸来往这边瞧。

“嘿，诺亚，”其中一人说。“你在哪找到她的？”

“外面街上，”诺亚回答。“但是你闪开一点，路易，她今晚已经有人包了。”

玫瑰插着一只手向他们走来，一对乳房像粉红色的炮弹领先到达。她脸神傲慢，雪茄勾在手指上。她在莎娜面前停下，冷眼打量一番。

“你弄来了一个什么货色，诺亚？”

莎娜愤怒地开口：“你是贺玫瑰？”

近看下，玫瑰的皮肤像乡村奶酪，而她的嘴大得荒唐。一颗牙齿断裂，百合花香水味中掺着雪茄的辛辣。

“没错。你是谁？”

“梅莎娜，我是黛妮的姊姊。”

玫瑰严厉的眼神掠过莎娜扁平的毡帽及高领旅行装，接

着在她不够一看的胸脯及臀围上逗留片刻。“我不缺女孩，到隔壁试试看。”

“我不是要找工作，我是在找梅黛妮。”

“这里没人叫这个名字。”玫瑰转身走开。

莎娜提高嗓门。“听说她改名叫夏娃。”

玫瑰闻言停住。“哦？”她转回身。“谁告诉你的？”

“他。”她朝一旁的康诺亚点点头。

玫瑰弹弹雪茄烟，考虑半晌后问：“你找她做什么？”

“我来告诉她我们的父亲去世了。”

玫瑰抽口雪茄后转开。“夏娃在上班，明天下午再来。”

莎娜向前一步追问：“我现在就要见她！”

玫瑰让莎娜欣赏她的大屁股。“诺亚，把她弄出去。你知道我们这里是不准她这种女人上门的。”

康诺亚握住莎娜的手肘。“你最好走吧。”

她猛地转身，用她的钱包猛敲他的手。“你少再碰我，知道吗？”她的眼睛屈辱地大睁。“这里是公共场所，就像餐厅或马厩，我和屋里的任何男人一样有权利待在这里。”她的手指在空中画出个半圆形。

“玫瑰要你出去。”

“一旦弄清楚我妹妹是不是在此工作，我自己会出去。你指望我相信楼上女仆在晚上这种时候上班？康先生，我还没那么无知。”

“是楼上女孩，不是楼上女仆。”他说。

“有差别吗？”

“在死木镇就有。你说对了，令妹是个妓女。但是在这里，我们称呼她们是楼上女孩。而玫瑰——”他朝胖女人努努嘴。“我们称呼她那种人为女主人，这一区称为坏地段。现在，你

仍然想见令妹？”

“是的。”莎娜固执地表示，一面在两位臭味四溢的男人中间挑了张胡桃木扶手椅坐下，身体僵直，双手抓着钱包放在膝上。她生性不好哭，不怕险，但是想到她妹妹此时正在楼上，或许正在服侍某个男人，令她喉头绷紧。座位两旁的男人开始挤压她，她的心跳加重。

左手边的男人掏出一块烟草咬下一口。右手边的那位直愣愣地瞪着她，而她的目光则盯牢那只鸚鵡。

“一分钟一元！一分钟一元！”呆鸟兀自聒噪。

康诺亚挡掉莎娜的视线。她倏地抬起头，两唇抿紧。他进屋来甚至没遵守摘帽除枪的礼节。

“如果你不是那种楼上女孩，”他解释。“你不知道自己在这里触犯了什么。既然是我把你带进来的，玫瑰要我送你出去。要不要随你，但你若不走，你就会和萝丝对上，”他朝一个正向他们走近的人努努嘴。“我怀疑你会喜欢那种情况。”

那名印第安女人默默地出现，粗壮的体型超过一百八十五公分，一张脸像是被砍过十斧头的红树皮。她的小眼睛黑而没有表情。皮肤粗糙如草莓，两只胳膊仿佛内战用的加农炮。

“你，”她伸手一指。“出去。”

恐惧烧灼莎娜的心。她奋力咽下口水，瞪着萝丝眨也不眨的小眼珠。“我父亲死了。五年来我没见过我妹妹。我只是想和她谈谈，如此而已。”

“明天再谈。现在，快出去。”萝丝弯下腰，抓住莎娜的上臂，将她整个人自椅子上提起来，像件衣服挂在晒衣绳上。

“请你放我下来，”莎娜抖着声音要求。“我自己会走。”

萝丝松手，莎娜掉了下来。她一时没有准备，两个膝盖